

我的侨批邮缘

郭继宗

一枚枚精致的侨批邮票错落分布于集邮册，一页页精美的手绘水墨漫画静静舒展，这两套来自福建晋江市的《全国“侨批·乡愁”水墨漫画获奖作品集》和精致的奖品《侨批故事邮册》，静静陈列在我的书架一隅。它是我与百年侨批结缘的信物，以漫画宣传形式，展示侨批背后的故事，使我从初识懵懂到深悟初心，慢慢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山海思念与家国情怀，也缔结下一段独属于我的侨批邮缘。

最初与侨批相逢，是一场偶然的赛事邂逅。得知晋江市举办全国“侨批·乡愁”主题水墨漫画赛时，我对侨批二字的认知浅薄又模糊，只是从书报里略知这是海外华侨华人，经水客、民间信局等渠道跨越山海捎给国内亲人的信札、汇款及回函的文书载体，更是老辈人口中联结家国的“跨海家书”，它承载着爱国爱乡、眷恋乡愁的真挚情愫。为了完成参赛作品，我查阅有关侨批方面的相关史料、浏览老照片，试着用画笔勾勒心中的侨批·乡愁故事。从泛黄信纸褶皱资料里，我似乎清晰地看到那远洋船舶的身影，也渐渐从中读懂了那段华侨感人的跨国相帮故事。一个个侨批·乡愁故事演绎的温暖场景浮现眼前，触动我的思绪。我毅然投入创作中，力争还原百年前那段亲情相思的场景。

半个月的伏案创作，数次打磨修改草图，我的水墨漫画作品《思人间沧桑 忆世事真情》最终完成。作品里我以海外华人寄信汇款接济家乡亲人为故事背景，展现了漂泊海外游子的乡愁与责任，见证侨胞心系故土、维系家庭的家国情怀。几个月后接到组委会杨银平老师的通知，我的参赛作品入围，并被收录画集。当这本承载着荣誉与初心的作品集和奖品邮册从千里之外的晋江寄到我手中时，看着自己的作品，我忽然明白，这场赛事从不是简单的创作比拼，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珍贵的集邮册，收纳的不只是一枚枚珍贵的邮票和重情重义的侨批故事，更是一把解锁侨批岁月、探寻侨乡风骨的钥匙，它让我自此与晋江侨批结下不解之缘。之后，我不再止步于绘画的浅层描摹，而是带着一颗集邮爱好者的敬畏之心，深入探寻晋江侨批·乡愁的百年过往。

机缘巧合，一次厦门书画活动的间隙，我赶赴心仪的泉州，走进晋江。晋江濒海，地少人多，百年前无数闽南人背井离乡、踏浪出海，开启了闯南洋、谋生计的艰辛之路。在车马慢、鸿雁远的旧时光里，山海阻隔万里，归期遥遥无望，侨批便成了无数个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唯一的情感纽带和生命连线，是闽南人独有的乡愁载体，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温暖的文化遗产。

在梧林这片闽南语浸润的土地上，一片红砖古厝的烟火气，处处可见爱国爱乡风骨情。参观中，我近距离聆听了当年的侨批·乡愁故事讲解，也再一次让我近距离了解了侨批故事里的乡愁。真的是，一纸薄信，一纸侨汇，承载着最朴素的人间温情。正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那样：叮嘱安抚远方的亲人安度岁月、赡养长辈、哺育儿女，字字皆是牵挂，句句皆是温柔。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抚平了家乡亲和异乡游子的孤寂，撑起了千家万户侨乡人的烟火日常，让隔海相望的亲情在岁月流转中从未断绝。

随着探寻愈发深入，我愈发读懂晋江侨批的底色：它从来不止于儿女情长与小家牵挂，更藏着深植血脉的家国大义。阅览晋江档案馆珍藏的千封侨批，字里行间皆是赤子丹心。山河动荡、国难当头的岁月里，是无数海外华侨心怀家国、挺身而出。一封封承载着救国捐款的侨批源源不断寄回祖国，汇聚成支援家国的暖流，成为抗战岁月里祖国重要的“输血线”。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福建华侨通过侨批渠道汇回的救国款项数额巨大，为民族解放事业倾尽全力。这些薄薄的侨批，不再只是寻常家书，更是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铮铮誓言，镌刻着晋江儿女敢拼敢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担当。

从执笔漫画描摹侨批剪影，到执卷溯源读懂百年风华，《侨批·乡愁水墨漫画作品集》和获奖集邮册，见证了我与侨批相识、相知、相惜的全过程。一段“侨批·乡愁”绘画故事定格岁月光影，一幅幅画复现侨批温情，一纸纸批承载百年情怀。我终于明白，侨批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遗存，而是鲜活的精神传承。它藏着闽南游子的乡愁缱绻，藏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坚守与担当。

(作者系邯郸市公安交警巡警支队民警)

山中挖笋

余子艺

周末，计划去德化看望姑父。当电话中听到表哥要带我们到山里走走的时候，我很是期待。

从德化县城过去姑家，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目之所及，山路十八弯，盘山的道路环绕，会让你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迟迟不能抵达。还好如今多数的道路已然硬化，走起来稳稳当当的，只是到最后一段的土路，由于前几天接连下过雨，而且山里本就湿气较重，虽然路面铺上了石头子，但起伏不平的坑洼随处可见，我们只能一再减速，避免受到不规则跳动的刺激，弱化了对山中的美好想象。

穿梭在深山老林，好不容易终于抵达姑父的家里。当一座木质结构的房屋，赫然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会仿佛从梦中醒来。毕竟，此时已经站在一定的海拔，你要眺望远处，全然只有苍翠的林木尽收眼底，无法感知得到其中藏着的各种类型的房屋，那些以前的村民居住的老宅。如今交通方便了，我难以想象他们以前是怎么走出山里与外界交流的，如何获得生存的食物及各种资源的。

站在木屋前，可以看得出来，老宅经过几轮修缮，但随着居住者陆续往城里流动，回来的次数少了，颓废破败的痕迹依然较为明显。此次聚会，有比我们大一些的老人，也有我们同龄人，还有一些年辈，大家齐聚一堂，好不热闹。亲戚告诉我，屋子多次修缮花了不少钱，其实也就是为了每年回来团聚几次，一般都不会住在这里过夜。乡下的朴素与简陋不比城里，但他的土一木却承载着厚重的寄托，是大家对过往割舍不去的思念。经过岁月百般冲刷，老宅斑驳沧桑，却愈发彰显出大家对故土的挚爱与乡愁的守望。

逗留了片刻，我们决定要往山里面走一走，探一探，去挖一挖大自然的产物——笋。没承想，由于之前好多笋都被村民挖走了，剩下的都藏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从小路往里走，踩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沿着不像路的路，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便成了路。”亲戚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出大山去上学，好不容易，一步步走出了县城到外地读大学，如今才在县城扎下了根。所以，无论她走得多远，都忘不了山村的羊肠小道。

往山里面走，不只是一种体验和回忆，更是为了走好前行的道路。山路已经不仅是崎岖，简直是没有路硬走出的一条路，杂草中布满了陷阱，一不小心手脚就会被划伤。我们不断地往下走，费力地找寻竹林——有笋的地方。尽管山里凉风嗖嗖，但是看着脚下沟壑密布，一不小心可能翻滚下不见底处的山沟，我们还是浑身冒汗，衣服全都湿透了。

沿途，我们打着趣交流着找笋、挖笋的技巧，可不像是一群远离山里多年的外行都是“半桶水”，冷不丁有品相还不错的笋从眼皮底下溜过都没有发觉，待到回头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在不断地反思与总结中，我们也提升了不少察土辨踪的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场看似穿越的探险中，我们挖到了几根品质不错的笋，也是给这趟艰难的行程画上一个略显完美的句号，总算不虚此行。

回到老屋，我们就着长凳而坐。蜜蜂时不时飞到我们身旁打招呼，老人们好像比较习惯，还跟我们说，老屋上面就有个蜂巢，不时还能收获它们赠予的蜂蜜。

我想，这次挖的不只是笋，而是这满负荷的甜蜜，是大山给的，是老屋给的，也是我们一群人留下的，有长辈，更有后人。



读侨批（漫画） 郭继宗



奶奶的布钱包

倪怡方

双休日，趁着闲眠时光，整理了一下抽屉里的物件，偶然间，打开了里面一个小铁盒子，找出一个黑色小布钱包。哦，这是奶奶的遗物，五十多年过去了，看见它，我的心里不知不觉中就涌起了一股热浪。

奶奶走了许多年，音容笑貌非但不曾模糊，反倒在这年年岁岁的思念里，愈见清晰。昨夜，她又来我梦里了，面带微笑，静静地坐着，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摸索着那个黑色的小布钱包。

那个黑色小布钱包，应该是奶奶选用自己衣服的剩余布料手缝的，里面装着她的私房钱，也是我童年最甜蜜的念想。它总被奶奶压在枕头底下，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那布包只有巴掌大小，开口处有个小纽扣，便算锁住了里头全部的秘密。在我童年的眼里，那是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里面藏着世界上最大的富足与疼爱。

奶奶疼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毫无道理，但却又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家里孩子们除了姐姐、妹妹，就我一个男孩。传统观念大约是一方面，但我想，更多的，还是那份祖孙间天然的亲昵。我自幼便像块牛皮糖似的粘着奶奶，放学回家，书包还未放下，人已先扑到她的怀里去了。奶奶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的皂角香，混着些旧棉布的气息。她视着我，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顶。有时，她会警惕地朝四下张望一下，然后悄悄地将手探进

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小黑布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分、两分，或是五分的钢镚儿。当那钢镚儿塞进我汗津津的小手心时，上边仿佛还带着她身上的体温。这时候，奶奶往往会压低声音，带着笑意嘱咐一句：“乖囡，自己去买糖吃，不要告诉你阿爸阿妈，也别让你姐妹知道。”那几分钱，在巷口小摊买回的糖果，会甜了我整个夏天乃至冬天。

到了年节，奶奶更加慷慨。她会给我们姐弟妹一人一张崭新的纸币，多是一角的。可轮到儿时，她总会装作不经意地，再多塞给我一张，有时是两角，偶尔竟是伍角的“大钞”，嘱咐我去买文具和书籍，这下可把我高兴坏了，心里头怦怦直跳，像揣了个天大的秘密，会自个儿偷着乐上好些天。我小时候体弱，最怕喝中药汤。每到那时刻，奶奶便早早备好一小块冰糖或蜜饯。等我皱着眉头下好药汤后，她便会变戏法似的，从那小黑布里拿出个五分的钢镚儿，作为给我的奖励。那时，我常常傻傻地想，奶奶的小布包，是不是像“聚宝盆”一样，里面的钱是永远花不完的？

后来年岁渐长，才渐渐明白，那“聚宝盆”里的温暖，是从远方传递过来的。远在香港的伯父，则是奶奶心头另一份绵长的牵挂。他年少便去香港谋生，扎根下来。奶奶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去香港与伯父一同家住过几年，但最终还是舍不得故土，回来了。后来，伯父便隔些时日，准时汇来几十元钱，这就是奶奶钱包

里最主要的来源了。那些钱，她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却慷慨地全数化作了孙辈们记忆里的甜蜜与富足。

从幼儿园到中学，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掌中宝”。这份恩情，我也只能在后来，用最笨拙的方式去偿还。记得奶奶患病卧床的最后那些日子，倒屎倒尿的话，我便抢着揽了下来。我从没觉着脏，也不嫌累，只是心里某个角落暗暗觉得像刀割一样的疼痛。每次帮奶奶倒完屎尿，奶奶总会用那双已经有些浑浊的眼睛，疼惜地、定定地望着我，不说一句话。她精神好些时，便会拉着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紧紧地握着，仿佛一松手，我就会跑走似的。她弥留之际，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那最后的一丝丝温暖，我至今还记得。

奶奶走后，在整理奶奶遗物时，我又看到了那个黑色小布包。里面的钱，一如她生前的节俭，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张十元的，几张一元的，还有几张五角、二角、一角的纸币，以及一些零星的钢镚儿。它们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小布里，再也不会有一只温暖的手，将它们摸索着递出了。

我这个小钱包原封不动地收了起来，珍藏在我的抽屉深处。我知道，它们的价值，早已不能用任何等价的钱财来衡量。那里头装着的，是奶奶对我们的爱，有我整个被疼惜的童年，也有我日后漫长岁月里，对奶奶绵绵不绝的思念。



读马尾船政

高俊仁

3月5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了我2026年第一趟自驾短途游。

出发那日，天气却格外背信弃义，预报里的晴天杳无踪迹，唯有淅沥的小雨一路相伴。抵达马尾时，雨势反倒愈加密集。我随性出行，未带雨具，幸好团友多备着，拿了一件披上，上身总算遮住了。可脚上那双皮鞋，不知啥时开裂了，雨水顺着缝隙往里灌，从停车场走到景区门口，一双鞋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水鞋”。同行的人都没“做功课”，到了目的地，四顾茫然。这片由马尾造船厂旧址改造的新景区，空得叫人摸不着北——单是外围成片的草坪，占地便逾万平方米。天寒雨大，游人稀少，连游客中心都闭门谢客。好在路在嘴上，几番询问，终于寻得方向，步入景区。

迎面便是那栋历经160年风雨的红砖小楼，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清水红砖砌成80厘米厚的墙体，青石为基，内部120根重达2.5吨的铸铁圆柱，撑起20余米长的横向木大梁。双坡屋顶搭配拱券落地窗，采光通透。抗战时期，这座U形建筑被炸去一角，如今只剩L形轮廓，如同有人收回半只手臂，默默护着胸口的珍贵之物。

这里原是轮机车间，楼上便是当年的设计院，如今已辟为船政文化馆的核心展馆，集展览、演艺、工业体验于一体。漫步其中，铸铁梁柱依旧矗立，老旧的吊车轨道静静延伸——1866年，左宗

棠、沈葆楨在此创办福建船政。1870年，中国第一台国产船用蒸汽机在此诞生，装配于“安澜”号。此后，第一艘千吨级轮船、数十艘新式舰艇相继问世；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在此组建，邓世昌、严复、詹天佑、萨镇冰皆出自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作为“中国近代造船的起点”，众人大多知晓。而更令我震撼的是，船政的目光，早已从深蓝海洋投向万里长空。稍后参观“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才发觉自己的知识盲点颇多——1918年，海军飞机制造工程处在此设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正规飞机制造厂；同期创办的飞潜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系统培养航空与潜艇人才的学校。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试飞成功，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第一架飞机，从马尾腾空而起。此后11年间，这里共造出17架各式水上飞机。1930年，“江湾”号从马尾直飞武汉，创下当时国产飞机最远航程的纪录。

以一厂之力，马尾船政完成了从造船到造机、从海防到空防的跨越。它既是近代海军的起点，亦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开篇。那些老机床、飞机图纸、机型模型，静静陈列在馆中，诉说着百年来的中国人在艰难困境中，走出的一条海空并举、自主自强之路。

原来，我们口中的“船政”，从来不止码头与轮船，而是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军事、教育的综合起点。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不只有驾驭军舰的管带，还有设计

飞机的工程师；从这里启航的，不只有驶向大海的舰船，还有飞向长空的翅膀。

雨渐渐小了。站在三江汇合口，望着浩瀚江面，我蓦然想起，从1866到2026，整整160年。这期间，多少有志之士折戟沉沙，多少艰难困苦不堪回首，我们走得实在艰辛。可当年先辈的自强理想，终究化作今日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就——中国造舰业三大指标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全球每十艘新船，便有近七艘出自中国，全面超越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航空业，歼-20捍卫长空，C919投入商业运营，国产发动机稳步突破，新一代战机从跟跑、并跑迈向领跑——这便是马尾船政自强承袭、自主创新精神的百年回响，是一代代中国人实业报国、科技强国的接力奔跑。

回望那栋红砖小楼，雨后的光线洒在清水墙面上，160年的红砖被雨水洗得发亮。它见过太多——蒸汽机第一次轰鸣，飞机第一次起飞，也见过轰炸、衰竭、废弃与重生。如今它伫立在那里，如一位老者，沉默无言，却道尽沧桑。

离开时，皮鞋还是湿的。可我忽然觉得，这趟雨，淋得值。有些地方，必得亲自前往，用脚踩过湿漉漉的地面，用手触摸冰凉的铸铁，才知道一段被低估的历史，原来它离我们如此之近，才读懂什么叫血脉相承，什么叫薪火不息。

百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向海向天；百年后，我们仍在路上……



丰收壶与南音社

张族浩

事不亲至，无法真切。如果没有真正走进晋贾罗山的后林社区，你无法想象那里藏着怎样的古调今韵、出过怎样一位南音宗师；如果没有深入参观晋贾罗山的福璞美术馆，你无法体会建筑艺术、空间艺术、书画艺术的交融高妙，更无法感知成百上千个紫砂壶列阵的强大气场和文化厚度。

一个暖阳和煦的下午，福璞美术馆向我们张开怀抱。这座美术馆依托地势而建，建筑造型线条极简，下层文化石的饰面、上层通体的白与巨大的玻璃幕墙，外观造型卓尔不群。走进福璞美术馆内部，室内空间的构筑也独具特色，浑然一体的景墙、红色的格子天窗、橙色的旋转楼梯、珍藏古木的布阵式陈列等，都令人眼前一亮。

步入二层的紫砂壶展厅，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上千把壶，静静地立在柔和的射灯下，像一支沉默的、等待着检阅的军队，或是一群入定的禅者，气氛十分肃穆。之前，我最多一次见过几个紫砂壶，没想到今天居然一头扎进了紫砂壶的大世界。我那时候的震惊感觉，真有点像极了《红楼梦》里刘姥姥初次逛大观园，眼花缭乱，难以置信。它们气质优雅，形态各异，大多色泽沉静，或紫或赭或朱，光泽是内敛的、哑光的，仿佛将时光的尘埃都吸吮了进去，凝成了包浆。我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这场跨越泥与火的梦。

在这片紫砂壶的“军团”中，一尊质朴的“丰收壶”，最受我的青睐。它的妙处在于壶身装饰：壶身一侧，稻穗和金黄色的谷粒颗颗分明，仿佛还带着田野的阳光和风，你几乎能闻到新谷的清香，听到打谷场上的欢笑了；壶盖钮和壶身上部，用极细腻的金黄色陶泥，贴塑出一片编织的谷物纹布巾，褶皱的纹理与编织的经纬都清晰可辨，似乎刚刚从劳作的老农手中取下，还带着体温。我久久凝视着这丰收壶，它不是单纯的饮器，而是一首关于泥土、劳作与欢悦的立体诗，更是一种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隐喻。

离开美术馆，我们驱车前往后林，村口狭窄，只能下车步行，顺着一条小路前进，沿途菜市场的浓郁韵味，还有一些破旧的老房映入眼帘，让我们对这个其貌不扬的村子，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期待。但人不可貌相，村子也一样。

没走多远，先遇见一座朴素的闽南古厝，红砖墙体已被岁月熏染成温和的暗赭色，上面繁体字写着“乡情、乡音、乡愁”6个白色大字，下面一排还有5个圆圈的图案，竹编的圆形簸箕做底，中间贴着彩绘的图案，画面中有刺桐花、东西塔、清源山、清净寺、南音乐器、美丽女性演奏者等元素，这些组合起来并不违和，相反还颇有韵味。

随后，一缕缕清音便随风飘来。那声音极细、极柔，仿佛从时间的缝隙里渗出来，却又有着丝绸般的韧劲，穿过暖融融的空气，直往人心里钻。再往里走到后林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悠扬的音乐正从那楼顶广播里汩汩流出，你才发现这便是南音了。循着这袅袅的召唤，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四楼的侯林南音社。

走进厅堂里，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个旋儿，陡然慢了下来。后林南音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一代宗师吴敬水先生，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各种乐器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在吴敬水的带领和影响下，后林掀起了学南音的高潮，一批南音爱好者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其乐融融。吴敬水还开馆传艺，带出了一批在南音界有声望的学生，为南音在近现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南音表演时刻，台上的场景更令人心头一热：五六个孩童，站得笔直，正唧唧呀呀地唱着。孩子们的声音是清亮的、稚嫩的，像初春刚解冻的溪水，带着些许生涩的顿挫。而为他们伴奏的，是一圈中老年人。一位中年阿姨抱着琵琶，指尖在四相十三品上吟、揉、推、打，那声音铮铮琮琮，如珠落玉盘。旁边吹洞箫的箫翁，两鬓已霜，气息却悠长得惊人，箫声呜呜，像低低地诉说着古老的心事。三弦与二弦相应和，一个沉闷，一个清越，织成一张密密的、温暖的网，将那童声稳稳托在中央。

这一刻，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薪火相传”。那火，不是烈焰，而是这样一脉温存而不绝的光与热。老人的技艺，是深埋地底的根，盘根错节，汲取着千年的养分；孩子的学唱，是刚刚抽出的新芽，虽柔弱，却朝着光。他们用不同的声音，唱着一首南音曲目。南音在这里，不是博物馆里玻璃罩下的标本，它是活的，有体温的，在一呼一吸间，完成了代与代之间最庄严、最温柔的交接。

曲终，余韵在梁间缠绕不去。老者缓缓睁眼，目光扫过孩子们，那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与期许。我想，一百年前，或许就在这村中的古厝里，吴敬水等南音师父，也是这样将工夫谱口传心授给稚嫩的学徒。一代又一代，战火、迁徙、时光的洪流都未能将这缕细若游丝的声音冲刷。因为它连接着，是闽南人血脉里共同的乡愁，是离家的游子梦里那片永恒的“原乡”。